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雪交亭正氣錄卷三

明鄞高宇泰檄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馮貞羣補註
張壽鏞

丙戌紀

檄菴曰客爲予言晉元宋高亦虜主也而亦建立半壁保有江東曾謂我明不振遂至於此是有說焉晉諸胡乘賈后諸王之亂據地立國劉石苻姚遞相猜噬未能遠略最後秦堅一舉而失慕容則諸胡之不

敢南窺略可睹矣故琅琊得一王茂弘卽能自立宋
女眞兵旣滿萬併遼之後沛然莫禦故能追高宗直
至明州其始渡采石也韓世忠亦燒潤州航海以避
之厥後世忠乃能整舟師扼其歸路金人幾不得北
返自此大創不得渡江遂成南宋以今較昔能有諸
臣如韓王者乎東方建瓴之勢一如金人非晉諸胡
比無惑乎其一年之內踰江渡淮直達錢塘如摧枯
振落而莫之格也浙東郡邑比屋而起裂皆奮臂奉
魯王於匿影亡命之餘扼渡西陵使怒濤奔馬之勢

抑而不逞始事之初氣象大正時能乘眾怒之方張
計不旋踵奮戈而往一當十百此光武昆陽之伐也
乃派餉爭糧之風互起謀身竊祿之徒競進敗形不
一眾志遂衰不亦惜哉隆武賴我師屏蔽於前遽稱
大號改閩省爲福京志氣已瑣可更望其成乎監國
君臣以同舟爲敵國互相猜構昕夕圖維止在閩事
是亦一轍矣亦知山陰片土何堪鬱鬱久居者乎江
上之師紹則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寧則錢鼎樂王
之仁沈宸荃台則陳函輝金則張國維朱大典義軍

蒼頭特起則方國安帥師自南都至而方士欵人
陳潛夫陳勇良杭人畫地而守沿江而布不下數萬
人然各相嫌疑不相統一時以國安軍爲首營國安
昔在楚時楚皆懦帥國安尤俯出其下烏能上將軍
之席乎且馬士英依於其軍時不能正其誤國之誅
則當日之事可概見矣浙東以蛟關爲後庇舊帥王
之仁旣禦師江上卽以其子鳴謙代髮尙未燥憤其
父軍視國安爲弱乃納張國柱以張其軍國柱者劉
澤清之標將也有北丁弓箭手五百人汎海來歸至

翁洲黃斌卿不納擊殺其軍頗眾乃投鳴謙鳴謙違眾議而收之居無何鴟張驚擊莫可誰何鳴謙不復能帖席瞬息肆掠富室由寧郡直至餘姚越城大震議以伯翁縻之有沮之者乃署爲勝虜將軍清渡江放兵大掠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出海國柱奪之已駕樓船四百艘將攻舟山斌卿求援於名振而名振將阮進擊敗之遂挾元妃世子投降虜弒元妃世子而官之向使清不窺渡禍亦超於臥榻矣此監國之大略也

壽鏞案續甬上耆舊詩傳丙戌紀序文亦與此稍有出入錄左

客爲予言晉元宋高亦孱主也而卒能建二卒壁保有江東曾謂我明不振一至於此是有說焉晉之劉石苻姚諸國乘賈后諸王之亂而起羣雄互相吞噬不能遠略最後苻堅一舉而失慕容則諸國之不敢南窺概可睹已故得一王茂弘卽能自立金人并遼之後沛然莫禦故能追高宗直至明州其始渡采石也韓蘄王亦燒潤州航海以避之

厥後卒能整兵扼其歸路金人幾不得北返自此
大創不復渡遂成南宋以今揆昔北方建瓴之勢
非劉石比而諸臣有如韓王者乎浙東郡邑裂背
奮臂奉魯主於匿影亡命之餘振渡西陵使怒濤
奔馬之勢抑而不逞始事之初氣象大盛時能乘
眾怒之方張計不旋踵奮戈而前一以當百此亦
昆陽之勢也乃派餉爭糧之風互起謀身竊祿之
徒競進敗形不一眾志遂衰豈不惜哉閩中賴我
師屏蔽於前遽稱大號定號福京志氣已損何更

挾國安以爭金華則當時之事可概見已浙東以
蛟關爲後庇舊帥王之仁旣至江上卽以其子鳴
謙留後髮尙未燥憤其父軍之弱於國安也乃納
張國柱以壯其軍時國柱窮蹙率北兵數千泛海
來歸至翁洲黃斌卿不納擊殺其軍頗眾乃投鳴
謙鳴謙違眾議而收之居無何鴟張驚擊鳴謙不
復能帖席浙東大擾莫可誰何之仁無心禦敵向
使稍遲遲禍亦起於臥榻矣後國柱竟劫宮眷輩
以降沈世子於海天未厭亂不勝跋前疐後之多

也嗚呼

貞羣案武部有丙戌六月野哭詩見續甬上耆舊詩

袁繼咸字臨侯號袁山江西宜春人乙丑進士弘光元年總督應安江楚駐九江時左良玉稱兵犯順至九江公單舸見良玉抱而哭勉以忠義良玉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公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不可負公歸登城灑泣集諸將固守初良玉至以己所屬諸將謁見公叩頭於是公亦令其將往良玉卽與之盟由是諸將多叛歸良玉張世勛郝效忠夜斬門出與左兵合左兵遂入城殺掠公肅冠帶將就死良

王遣將張應元勸止之黃澍亦來慰公公乃出城面責
良玉良玉子夢庚漏焚城中良玉時已病見城中火起
歎曰余負臨侯尋嘔血死公私喜有隙可乘密以大義
責其還師不聽則赴江流死諸將乃受命議旋師越日
聞南京陷諸將已定計迎降乃給公入江省爲後圖而
擁之入北營公奪身投水諸將拉之不得死夢庚挾見
主者禮遇甚優公不出一聲歸舟自縊監紀余灝覺而
解之過金陵夢庚日夕環守不得死望陵痛哭不飲食
者八日歎曰余不爲疊山敢不爲文山哉遇鄉人寄書

與父訣遂渡河而北入彰義門望闕下馬伏地痛哭是
爲乙酉八月初四日已就館公冠帶如故李建泰寧剛
來就見有劉學士通曰久仰先生清望公曰我受明厚
恩使宗社邱墟仰慚古人俯慙後世劉曰我清爲明討
賊今闖猶未滅正當戮力爲先帝報仇公曰清朝討賊
葬先帝是好處但弘光皇帝安在劉曰試問弘光立得
是否公曰神宗諸子光宗居長福王次之先帝無子今
上爲福王長子倫序甚明劉曰先帝未葬弘光安得遽
立公曰諸臣急於定策社稷之謀於義爲是劉又言弘

光所爲不道公曰君父之事非臣子所當言旣已爲君
卽吾君也劉語塞公又語建泰曰我明二百年不封拜
良玉父子受高爵乃稱兵犯闕無人臣禮今日若與夢
庚同附清何異昔日與良玉同叛明也遂揮手別次日
復強之入朝公曰咸是曩臣非降臣無入朝理終不爲
屈乃改置別館守之以兵公幅巾衲衣自寒徂夏閉戶
獨坐著經觀史觀二書未成忽勒令薙髮公曰死是我
職但願東髮而死若異其生平雖生何用不殺固清朝
之仁效死實明臣之義主者知其不可屈丙戌六月廿

八日忽五六騎至邸神色甚惡公知不免北向拜辭先

帝未至地騎卒拉至三忠祠南殺之

壽鏞案史作字季通別號臨侯又

案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威隱忍至前途王文成之事

可圖也又案當時誤以公與寧南俱反遂致禍變當與壯悔集左

公傳合觀之

燕都寄歸手跡

傅節子曰袁臨侯諸詩據六柳堂集校勘一過

拙作不能多錄錄數首有關切者雖不識忌諱不敢

匿肝膽於骨肉知己祈祕之行篋遇傲友楊企而張

爾公玉于一諸同臭者出示之俾知鄙志則所謂予

人以仁義之大也湛恩手勒

易服

秋風三月白盈顛五十年來始學禪
羸衲碎裁還闊袖幅巾平裏任垂肩
雖云大地堪容芥但悟無生不
係筌白社荒疏那得共虎溪飛瀑半天懸

至日感懷四絕句

葭灰和律動長安猶記衣冠拜紫鑾
此日近臣新寵澤貂裘駿馬不知寒

椒盤蕙酒隔鄰香兒女歡呼捧壽觴
扶死起看滄海日天涯何處是高堂

煖煙吹不到巖松百尺虬枝寄雪封卻羨雙飛南浦
雁晴川流水碧溶溶

朝陽見隱舞飛沙握髮開書忽憶家人說東南美竹
箭可能依舊出新芽

元旦

耐寒強起著衣裳海曙遲遲遠放光月首三陽仍夏
曆春正萬古重周王忍隨北面同呼祝且戴南冠獨
拜颺塞草迎曛煙漸釋長陵松柏鬱蒼蒼

盧侍御傳不知何許人所作疏及賤名非知我者

鄉某以聞貽以告絕

從容久作無生忍浩蕩稽誅有罪人溫諭兩宣非屬
吏癡忠九死只爲民山公啓事污新簡叔夜無書絕
素因賦續閒情君莫惜黃花老興不懷春

北風詞兩章

北風其呼塵起馬驅黃河箭瀉蛟龍失區金隄屹屹
決豈須與蒼天蒼天狡童何知北風其雷木落葉
堆我冠髮裂爾髮曷蕃誰無父母毀厥本來蒼天蒼
天今古斯哀